

劉坤一與清季國運

陳壽恒

開府金陵卓然砥柱

滿清入主中原後，歷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、宣統十帝，共二百六十八年；自順治以至乾隆是最強盛的時代。乾隆末期，更是到了巔峯之境；但是；也是從這時起，大清帝國的國運，走向了可悲的下坡，內憂外患，紛至沓來，咸、同以降，尤以為厲。幸前有曾國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平定了太平天國，後有劉坤一、張之洞、李鴻章穩定了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，而劉坤一氣識之高，謀國之忠，其功尤不可沒。

坤一字峴莊，湖南新寧縣人，幼慧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師友異之，鄉里有神童之目；及長，遇事沉敏，才氣橫溢；咸豐初年，由秀才補廩，此時適逢洪秀全與楊秀清等起事金田，太平軍攻湖南，地方騷動，坤一自領團練攻茶陵、郴州、桂陽、宜章等縣；到咸豐六年，同呂劉長佑（諡武愼）率軍救援江西，坤一為長佑族叔，但較長佑年少，師事之，分領一軍，與太平軍周旋於湖南、江西各地，數十戰皆捷，於是聲威大震，擢直

隸知州，賜花翎。七年克臨江，升知府；八年，劉長佑以病歸，坤一領其軍，肅清江西，擢廣西按察使、布政使，歷任江西、廣西總督兼巡撫，累官至兩江總督，開府金陵，卓然為東南之砥柱。

延命金丹穩定政治

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，屢受列強之侵略，列強的船堅砲利，驚醒了朝野「唯我上國」、「閉關自守」之迷夢，漸漸地知道必須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，方可重整「國威」，當時主張最力者有魏源（湖南邵陽人，道光進士）、林則徐等人，此可以說是清季「革新」運動之濫觴了，但當時他們的影響力不大，所以沒有發生了太大的效果。自英法聯軍之役以後，清政府對西洋的新技能，才有進一步的認識；因之，就有大臣如曾國藩、李鴻章等為主，倡行西法，舉辦新政，新政之要點有二：一是培養外交和工業人才，二是仿西法以製造船砲。

自咸豐十年（公元一八六〇年）以後，清廷很多的措施，似乎也是朝着「倡行新法」的道路

上走，但因一般朝臣對西洋「文明」，沒有充分的認識，更沒有注意到西洋的政治與教育制度等問題，以求根本的改革，迄至甲午之役戰敗後，若干朝臣始知非革新政治、軍事，不足以圖存。光緒帝是一位英明而思想進步的君主，與翁同龢、康有為、梁啟超等計議，更是決心變法，但一般昏庸的重臣，偏走着慈禧太后守舊的路線，由於發生了「新」、「舊」兩派的劇烈衝突，遂釀成光緒二十四年（公元一八九八年）震驚中外的「戊戌政變」。

「戊戌政變」中，在慈禧大怒之餘，除了捕殺了新黨重要人物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、譚嗣同、楊深秀、康廣仁所謂「六君子」外（康、梁聞風逃逸），遭禁錮、謫戍、降革者，亦有數千人之多，然後幽光緒帝於瀛臺，與榮祿商量，決心廢立。

慈禧「這個娘們」（嘗見左文襄私稱），雖為女流，但絕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，她做事有魄力、有權術，當然也有智慧、有見地，她雖然廢立之意已定，但又不能不徵詢若干舉足輕重之要疆臣意見：「遂由榮祿密電兩江、湖廣總督，

坤一得電，即約張之洞會銜電復不可；但之洞始諾而中悔，摺已發矣，中途追摺并回，削其名勿與，坤一曰：「香濤（之洞字）見小事勇，大事怯……」遂一人挺身獨任，電復榮祿曰：「君臣名份已定，中外口實難防，坤一之所以報國者在此，所以報公者亦在此。」榮祿以坤一電入奏，孝欽（慈禧）懼而止。「我們知道。所謂「中外之口實難防」，實反映當時英、日兩國對光緒帝幽居的一種不滿態度，當時廷臣中，因懾於慈禧之淫威，無一人敢將此一事實入奏者，劉坤一當時雖為東南柱石，對國是確有舉足輕重之勢，但在專制時代而敢出此言，可說是够胆大了，當時很多人想，如果沒有劉坤一此一石破驚天的復電，則光緒帝不但廢立已成定局，其性命是否可以保

存？確是很大的問題，果真如此，則多難的中國，勢必再掀起一場政治鬥爭的大風暴。所以時人謂：「江督十二字之電奏，不但為光緒帝延命之金丹，亦為政治之安定石」也。（見清史）

不奉亂命保全東南

我國自英、法聯軍之役以後，「北京條約」之訂立，外國來華傳教者日多，而與國人發生之衝突亦層出不窮，同治初年，湘、贛、川諸省均有「教案」發生，同治九年（公元一八七〇年）之「教案」尤大。迄光緒年間，外患益亟，朝野上下仇外之心理亦愈烈，當然慈禧更是痛恨外人的突出人物；於是旨在「扶清滅洋」的「義和團」，乃應運而起，這種組織，先起於山東，漫延

於直隸（河北），倡言「神靈護身，不畏槍砲」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〇〇年）直隸總督裕祿，信其邪說，表薦頭目於朝廷，為無知的朝臣剛毅、徐桐、趙舒翹等所贊同，慈禧乃召之入京，於是提督董福祥領軍入京，與義和團會合，在京「往來如蝗」，毫無顧忌，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，及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戮，五月，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奧、美八國，組織聯軍，首先攻克大沽砲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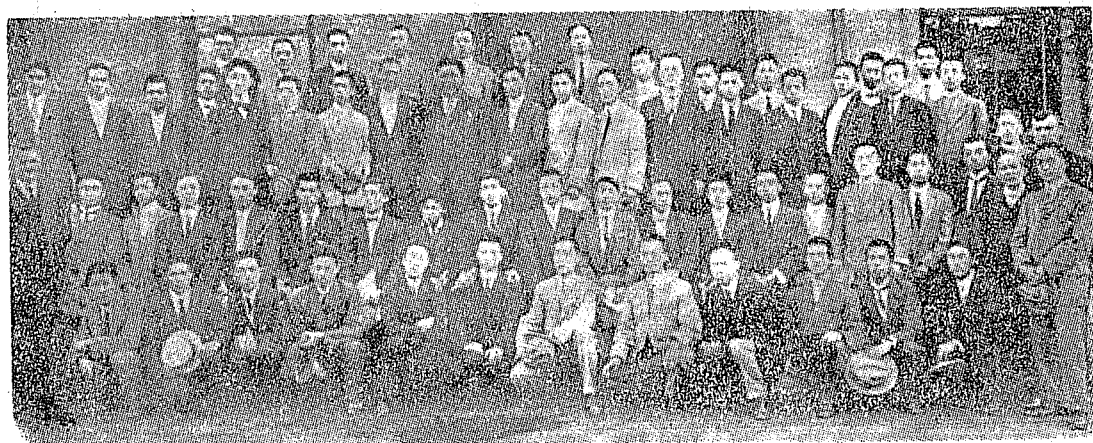


熱心變法自強的劉坤一先生。

此時北京使館被圍，天津兵匪亦攻租界，而我東北各省，更紛起仇教，殺戮甚慘，時慈禧見局勢危殆，乃即詔劉坤一領兵北上，劉坤一既曰：「苟禦外侮，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，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，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軍隊，而為此種舉動也。」劉坤一不但奉亂命，而且電告清廷：「保護各國使臣，正所以自保在洋之使臣，保護在華之洋人，正所以保護在洋之華人」。（見清史紀事始末）其見地確高人一等。

八國聯軍正攻擊北京城時，帝、后西奔，京畿內外燒殺混亂達於極點之際，劉坤一恐聯軍分兵南下，糜爛東南，不問清廷可否？特意獨行，本大無畏之精神，斷然聯絡張之洞，派遣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領事議行「東南保護條約」九款，其文曰：

- (一) 上海道台余，現奉南洋大臣劉、兩湖總憲張面示，與各國領事官會商辦法，上海租界，歸各國公同保護，長江及蘇杭內地，均歸各督撫保護，兩不相擾，以保全中外商民生命財產為主。
- (二) 上海租界公司保護章程，已另定條款。
- (三) 長江及蘇杭內地，各國商民、教士產業，均歸南洋大臣劉、兩湖總憲張，允認切實保護，並移知各省督撫，及嚴飭各文武官員，一體認真保護，現已出示禁止謠言，嚴拿匪徒。
- (四) 長江內地，中國兵力，已足使地方安靜，各江岸已有各國兵輪者，仍照常停泊，惟須約束水手人等，不可登岸。



劉坤一、張之洞兩人會銜入奏清廷獎勵游學，圖上為利用庚子賠款
。款基金派往美國留學早期中國留學生。

(五)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，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，以致百姓懷疑，藉端啓衅，毀壞洋商、教士人命產業，事後中國不認賠償。

(六)吳淞及長江各砲台，各國兵輪切不可近台停泊，及緊對砲台之處，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砲台附近地方操練，彼此免致誤犯。

(七)上海製造、火藥局一帶，各國兵輪，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，以期各不相擾；此局軍火，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，保護中外商民之用，設有督撫提用，各國勿庸驚疑。

(八)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，及遊歷各洋人，遇偏僻未曾設防地方，切勿冒險前往。

(九)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，均須安靜辦理，切勿張惶，以搖人心。

上項條約訂定了以後，「東南各省，秩序安然」，此種非常的措施，不是常人所能敢為的，劉坤一作出了此種非常的措施，不但保全了東南半壁無數生命、財產，維護了國家元氣，尤有進者：當時如無「東南自保」之約，戰亂必及於全國，全國潰敗之餘，難免不召致「瓜分」之禍！因之，劉坤一的豐功偉績，誠可光昭史乘，永垂不朽。

三疏變法開創新局

光緒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〇〇年）八月十五日，八國聯軍打到北京城郊，慈禧、光緒出奔，駐蹕西安後，愴懷國事，乃硃諭決心變法，當時

內外大臣着實有不少人上奏，條陳所見，但其中最有效，切實針對時弊而具可行性的，還是首推劉坤一、張之洞兩人會銜入奏的三摺了，當時稱為「江楚會奏變法三摺」，盛傳朝野。

「江楚會奏變法三摺」，第一摺條陳四項、第二摺條陳十二項、第三摺條陳十一項，每摺每項，均有「辦法」之說明，都十萬餘言，茲將其項目分錄如後：

第一摺：(一)設文武學堂。(二)酌改文科。(三)停罷武科。(四)獎勵游學。

第二摺：(一)崇節儉。(二)破常格。(三)停捐納。(四)課官重祿。(五)去書吏。(六)去差役。(七)恤刑獄。(八)改選法。(九)籌八旗生計。(十)裁屯衛。(十一)裁綠營。(十二)簡文法。

第三摺：(一)廣派遊歷。(二)練外國操。(三)廣軍費。(四)條農政。(五)勸工藝。(六)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。(七)用銀元。(八)行印花稅。(九)推行郵政。(十)官收洋藥。(十一)多譯東西各國書。

由上面三摺的目錄看來，其內容包括了教育、吏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問題。劉坤一、張之洞謀國之忠，令人敬佩。三奏入後，慈禧特頒懿旨，特申變法之決心，懿旨說：「自經播越，一載於茲，幸賴社稷之靈，還京有日，臥薪嘗胆，無時不忘；推積弱之由來，恨振興之不早……須知國勢至此，斷非苟且補苴，所能挽救厄運，惟有變法自強，為國家安全之命脈，即中國民生之轉機。予與皇帝為宗廟計，為官民計，捨此更無他策；爾諸臣受恩深重，務當將應行變通與革

諸事，力任其難，破除積習，以期補救時艱。昨據劉坤一、張之洞會奏，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……各省疆吏，應一律通籌，切實施行……予與皇帝宵旰焦勞，母子一心，力圖興復，大小官工，其各實力奉行，以稱予意，將此通諭知之。」

慈禧這懿旨，是光緒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九〇一年）下的，至光緒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這五年中所為新政，無不根據劉、張會奏三摺而行的，比如說：

除舊的新政：有裁汰各衙門胥吏差役、停止捐納實官、歸併詹事府於翰林院、裁撤河東河道總督缺、裁撤雲南、湖北兩省巡撫缺、裁撤廣東巡撫缺。

添置機關的新政：設立督辦政務處、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、設立商部，將路礦總局裁併、設立練兵處、設立巡警部、設立學部。

有關軍事的新政：先後命各省綠營防勇，在一年內裁去十分之二三、命各省籌設武備學堂、命各省原有各營嚴行裁汰，精選若干營，分為常備巡警等軍，命鐵良會同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，設立練兵處命獎勵等管理。

關於學校選舉的新政：復開經濟特科、整理翰林院、課編檢以上官員政治之學、命出使大臣訪察游學生、咨送回國聽候錄用、鄉會試等均試策論，不准用八股文程式、停止武科武生童及武科鄉會試、命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、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、各縣改設小學堂、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肄業、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，凡由學取畢業合格者，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等名稱

、命各省選擇學生派往西洋各國，講求專門學業、頒佈學堂章程、停止鄉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。

清政府依據了劉、張三疏，作出如上的改革，國運的前途，已現出了光輝的美景，但清廷對此變法圖強之舉，畢竟缺乏了積極而堅強之意志，且為時已晚，卒因世界民主潮流之所趨，與革命浪潮之壯闊，不旋終而淹沒了大清帝國。

保衛東北反對聯俄

劉坤一決定「不奉亂命」，發動「東南自保」之議，李鴻章當時贊助殊多，衷心感激；但是劉坤一對李鴻章迷信聯俄，在「辛丑和約」之外，另與俄國議商東三省割交俄國，却竭力反對，（當時帝俄企圖乘機攫取我東三省，強迫我駐俄公使楊儒與李鴻章承認簽約），劉坤一得英、日兩國情報，知道此事以後，乃約張之洞不憚辭費，即電軍機處揭破俄國陰謀，並要求將俄國的約稿公諸於世，以求各國的公斷，遏阻俄國的侵略野心，劉、張電文說：

「接全權函，欲將俄約允許；此約一成！禍不旋踵！大局不堪設想……原函又謂英、日、美但有阻緩之言，並無切實相助辦法，兩國訂約，不應他國干預，能自定為上策，請各國調停為下策等語。查英、日等國，忌俄甚深，俄得志於東三省，日固有唇齒之虞，英商務亦大受損，英已屢勸中國堅持，日本去秋復電，允俟津兵撤後，聯英、美結俄，語尤結實。近日英、日同盟，專為東三省事，揆之現時情勢如彼，證之事實又如此，不能自持定見，乃專以不切實相助責人乎？」

自行定約為上，係指尋常而言，此次俄約，本與北京公約事係一案，既有各國牽制，毅然許俄，開羅各國，實為下策，激怒之後，咸相詰問，何以應之？況英、日同盟，互保權利，我能從彼力持，即為東三省有益，若墮俄計，日、英權利受損，必取償於我，利害顯然……坤一之洞反覆思維；此約萬不可許，仍以請各國公斷為要。」此電發出後，議騰中外，雪片似的電報，將各國反對俄國之野心揭露無遺，因此，清廷的態度也就穩定得多了，決定「不輕許俄約」，並「交各國公議」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帝俄態度也就龜縮了，於是李鴻章畢竟未能簽字。

我們回想此段史實，如果當時帝俄的貪求，沒有劉坤一聯絡張之洞的堅決反對，俄約一簽，不但東三省早非我國之所有，而俄侵據東三省以後的演變，還能設想嗎？

劉坤一確是一位有擔當、有氣魄、有胆識、有毅力的一代名臣。臨事之明，謀國之忠，在清季朝臣中，尤無與倫比者；庚子、辛丑間，當全國最紛亂之際，身繫艱危。毫不退縮，其思想、行動，卓然不羣，深切地影響了清季之國運，如果不是清政積弊太深，當政者昏庸無能，必當更有所展佈。而其平時持身儉樸，居官廉潔寬厚，有古名臣風，足以當「忠誠」二字之諡而無愧也。

最後特錄吾友陳則東兄詠忠誠公「東南自保」詩一首，以殿本文。

帝后蒙塵奔大同，皇都已陷敵騎中，
長江賴有同盟約，保障東南第一功。